阳光花瓣

韩浩月

夏天爬山，整条山道上方被搭好了遮阳架，上面爬满了藤本植物，枝条与叶子密密麻麻，走在这样的山道上，哪怕没有习习凉风吹着，也不至于热到哪里去，几百米的山，轻松就爬到了顶。

下山的时候，眼前有忽然一花的感觉，出现在眼睛里的景象，有点让人不敢相信，揉了揉眼，再仔细看，还是不敢相信——道路上竟然撒了许多的花瓣，而且撒得很均匀，没有一朵花瓣，是被另一朵花瓣压着的。这是盛夏，按道理早就过了落花季节，而且山里早已绿意浓浓，很少能看见花朵了，这些花瓣究竟是哪里来的？

谜底不难揭晓，上上下下看了几眼之后，很容易就得到答案：天空毒辣的阳光，经过一层藤本枝叶的遮挡，从缝隙与间隔间落到山道上的碎片化阳光，就成为大小不一、形状各异的“花瓣”，山道变成了一条长长的“银幕”，花瓣是被投射到这块“银幕”上的，其逼真程度，超过4K高清。

我说这些散碎的阳光像花瓣，并非心血来潮、大惊小怪，而是这些落在地上溅起后又平躺的阳光，实在太像花瓣了，不仅有花瓣的形状，还有花瓣的颜色，当然，这颜色并非五彩缤纷，而是只有白色、粉色、黄色，这些颜色都是淡淡的，不仔细看分辨不出来，这让人饶有兴趣，想去观察阳光花瓣的颜色来源。但大自然很神奇，等人蹲下来、低下头、打算较个真的时候，那颜色便调皮地跑走了，只剩下白晃晃的花瓣在慵懒地荡漾。

对，那些阳光花瓣，是会动的，这又让它们多了些生机，它们还会随着身边掠过的一阵轻风而微动，如果仔细倾听，似乎还能听到它们的欢呼，它们是打算在这山道上赛跑吗？还是调皮地只想躲开游人的脚步？我亲眼看见一朵“花瓣”站立了起来，就是那么神奇，它居然随风卷了起来，可惜的是，它没有像风滚草那样，在山道上痛快地打几个滚，而是偷偷站起来伸了一下腰，发现有人在偷看，马上又老老实实地躺下了。

小朋友坐在道边的排椅上，边休息边玩手机，我跟他们说，赶快看看脚下有什么？小朋友们看看脚下，又看看我，眼神有点儿茫然，我来不及卖关子了，脱口而出：“快看花瓣，山道上满满的全是花瓣！”小朋友的眼睛瞪大了一圈，果然发现了这个秘密，说：“别说，还真的有点像。”这个说法并不让我满意，何止像！简直就是！

我用手机给阳光花瓣拍照，拍全景，拍特写，我需要留下证据，免得有人看我这篇文章后，指出我有可能在说瞎话。这些照片拍完之后我很满意，在相册里翻看着，觉得完全可以达到自证的标准，这是一个大发现。我去网上搜索“阳光花瓣”关键词，得到的图片搜索结果，都是真实的花瓣，它们在图片上都显得那么娇艳，但却没有得到一幅阳光做成的花瓣，阳光花瓣虽然没有手感，也没有味道，可我觉得它们和真花瓣在美的层面，没什么区别。

同行的朋友向我提了一个问题：为什么上山的时候，你没有看见这些阳光花瓣，却在下山的时候看见了？这是一个好问题，问得直接利落，但却很难回答。我只好胡乱编了一句来应付他：“上山的时候只顾抬头向山顶前进，无暇顾及脚下。下山没有了太强的目的性，自然就会关注起更多的细节。”他说：“你又在乱写‘鸡汤文字’了。”我内心叹息了一声，确实谈不到一块儿去，我只希望我看到的阳光花瓣，能被更多同行的人看到，至于会不会欢喜雀跃，那不重要，如果能在那刻，心思动了一下，觉得这是份意外的礼物，就完全可以用“不虚此行”来形容这次山中行走了。

乡下的炖菜

王祥夫

母亲年轻的时候会做贴饼子，到老了她又不会了。那种玉米面饼子，一个一个贴在正在“咕嘟嘟嘟”的菜的周围。以前做饭的锅很大，锅里做菜，菜的四周边缘上贴饼子，菜熟了，饼子也熟了。有时候母亲还会做“噗饼”，就是把白面饼子直接放在正在“咕嘟嘟嘟”的菜上，比如土豆炖大白豆角，那饼子就直接放在菜上，再盖上木锅盖，过不了多长时间菜也熟了“噗饼”也熟了。这是乡下的做法，一是省柴，二是也节省时间，饭菜一起出锅，一人一碗菜，菜上盖一张“噗饼”，就是一顿饭，而且可以端着边吃边到处走，或者干脆就去串门子。这是做炖菜的好处，而要是炒菜，就不可能同时把主食也做出来，乡下常见的土豆、豆角、豆腐、大白菜、胡萝卜和粉条也适合做炖菜。

母亲做的菜大多是炖菜。东北的炖菜代表作是“宽粉条子炖猪肉”，这是个好菜，以前商店里经常可见的那种“把儿粉”几乎都是宽粉，扎成一把又一把，冬天快来的时候，一次买十把二十把。这种宽粉条特别经炖，粉条是白的，当它被炖到透亮后变了色，这个菜就好了。我现在吃这个菜就一般不再吃主食，粉条就是碳水，一大碗猪肉炖粉条，三分之一是肉，三分之二是粉条，营养全在里边了。

乡下多吃炖菜或烩菜，我很怀念当年下乡时吃饭的那个小食堂。小食堂这边几乎天天都会有一个大烩菜，当然除了这个大烩菜还会有好多个别的菜，比如“过油肉”。过油肉是山西的看家菜，炒这个菜可以看出厨子的水平，以这个菜就酒，慢慢吃，慢慢喝，不赖。有时候天阴下雨，如果碰上小食堂里没有别人，我会独自给自己要一盘过油肉，就那么慢慢吃慢慢喝，心里很惆怅，但为什么惆怅，又说不清。那时候《上海文学》的周介人还活着，我以乡镇的事写了几个小说，他都喜欢，有一个中篇小说叫做《另一种玩笑》，那是我的生活，其中的一个人物就是我。

不知为什么，下小雨的天气里我总是很惆怅，也许在下小雨的天气里人们都会这样，这我说不清。这样的日子一过就是三年，小食堂里的大烩菜确实很好吃，白菜、豆腐、土豆、粉条都烩在一起，这个菜里几乎天天还都会有点黄花。黄花在我们那地方又被叫做金针，黄花要赶在太阳还没出来就去采。小食堂的大烩菜里还会有肉，厨子总是喜欢往里边放些肉，是那种红烧肉，一条一条事先烧好，烩菜的时候把这种长条的红烧肉切切放到锅里去，我对这个很有意见，我认为这个菜应该是全素，不放肉应该更好。现在想想，镇子里的小食堂的这个菜还真不错，要做出那种真不错的味道必定是一做一大锅，如果掰几片白菜叶子，放一个土豆，再放几片豆腐，虽说还是那些东西，但很难做出那种味道。所以说，吃大烩菜要去食堂，食堂才是可以吃到真正大烩菜的地方，而我在三年里几乎天天都去的那个小食堂据说现在不在了。

下小雨的时候，坐在小食堂里一边慢慢吃，一边慢慢喝，心里充满了说不清的惆怅，现在想想，那是多美好。惆怅有时候真是一种很美的情绪……

夏日云烟

陈小燕

夏日的午后，时不时会有雨。雨暗云凝，天地静默。

雨，是一场淋漓的倾诉，模糊了时间，从古至今，至无限的未来，点点滴滴都是积蓄的深情。文字以水的晶莹洒落大地，万卷诗书成行滴落，投入心的辽阔。浓云相聚，恰如夏日那些墨绿色的纠缠，融化了，便是雨。雨纷纷，小城草木深。

雨是从天而落的河，雨中有一条神秘的通道连接天地。每一滴雨都是独特的存在，是天庭上的一棵垂丝柳树的叶子，万千雨丝是从天庭垂落人间的枝条。依依拂柳枝，雨是一场相聚，是投到人间的一场烟火，注定了雨住后的离别。万物在雨中灌溉成长，每一次拔节都与雨声相谐相合，悄悄中变了模样。

天地之大，幕帘重重，生而为人，雨滴般微芒。沿着雨水，有一条潮湿的路通往远方。雨雾缥缈中，白娘子与许仙相遇。故人在雨中。恍惚间看到一位女子，站在窄窄遮檐的公交站台，风稍一吹，雨水飘湿了她半边的裙子，一辆辆公交车过去了，她却没有上车，站台上只剩她独自一人，不知在等谁。没有人，天地空阔，雨声哗哗，全是与故人说的话。雨含烟如诉，仿佛一场爱情，更像一场无法追踪的感情，比爱情更宽广，比友情更亲密，比亲情更长久。雨，挥洒着和平，期待，与宁静。

雨渐渐收了，饱吸雨水的青山泛了烟，与天空未散尽的云交融。故人如烟消散，没有远去的背影，亦没有留在近旁的痕迹，像月光从水面经过。想那曹植与洛神也是在雨后的黄昏见面吗？连波如翠，洛神相顾惜惜。潮湿的泥土气息浓重，那是童年乡下才有的味道，疑惑是来自大地的体香，还是故人的遗韵？

阴云厚薄不均，水墨般将天空晕染。云舒了口气，缓缓在退，便起了浓淡不一灰白的烟。是离愁吗？云烟丝丝在散，却怎么也走不出积郁的天空。沉落是一首夏日的低吟，剔透的水珠在碧绿的叶片上滚，那是昨夜月亮来过留下的影子。雨不论下多久，都似一场无法诉尽的心思，时间的河水无孔不入，接续雨中的思绪，一遍遍冲刷与抚摸，那雨后的云烟终是退到了光阴的河流。

积雨的云碎了，淡了，谁知道最后去了哪里呢？云聚云散，古今如梦，何曾梦觉？碧草斜阳远，夏日烟霞长。

本版图片来源百度网

责编　常淑娟　史慧　立君　联系电话：8222059